

# 与煤气罐有关的青春印记

□于泽威

新晚报

08

2024年  
11月1日  
星期五

人生

讲述我与这座城的那些事儿



本版主编 宋辉  
责任编辑 程世欣  
版式 程世欣

楼下，机器轰鸣；业主群里，热闹非凡。这几天，“更换煤气管道”成了小区居民的热议话题。我们这栋居民楼，终于搭上了“改造”的末班车。看着朝夕相处却又即将告别的煤气罐，思绪万千。

小时候，我们家住在职工宿舍楼里。一个大长筒子单元，12户居民，每三家合用一个厨房，中间用木板隔出一个小空间。清晨和日暮，长长的大走廊上演着锅碗瓢盆进行曲。要是谁家做一顿好吃的，我们这些半大小子的哈喇子准流一地；谁家要是炒小辣椒，全单元的人都得“感冒”；更有趣的是，谁家的煤气忘记关了，肯定会听见一嗓子：“谁家煤气漏气啦，这么大味儿？”您再瞧吧，齐刷刷地，整个单元的男女老少齐动员，全都奔向自家厨房检查，场面蔚为壮观。

小小的煤气罐可是每家每户的宝贝。妈妈爱干净，每每换回来煤气罐，都要求我们把煤气罐仔细擦拭干净。犹记得那时还小，玩心大，随随便便用抹布糊弄几下就跑去疯玩了。待我汗流浹背地回来，却愣住了：只见妈妈微蹲着身躯，身旁是装满水的“喂得罗”，手里的小刷子上下翻飞。罐身、把手、罐底，甚至连把手和罐身的接缝都涂满皂液。原本旧了吧唧的煤气罐，在妈妈的刷洗下，光亮如新。“刷那么干净干啥，下个月就换了，还不是给人家作嫁衣？”我讪讪地搭话。“只要在咱家一天，就要干干净净的，用起来舒服。”妈妈轻描淡写的话让我无地自容。

换煤气罐是个技术活，考验的是你的体力、智力和耐力。空罐就有十来公斤，光往楼下弄就得大费周章。我那时候身板弱，不像哥哥那样能把它扛在肩上，我只能双手吃力地把它拎起来，慢慢向前挪。挪到单元门口时，真正的考验才开始。单元门有一个高门槛，平时空手进出都得加小心，更何况拎着个笨重家伙。单元



门只开一扇，仅容一人通过。望着高高在上的大插销，我放弃了打开单元门的念头。先把煤气罐靠门槛放好，接着自己先跨出去，然后往外拽煤气罐，让罐身担在门槛上，然后使出吃奶的劲，再往后一拽，“吱……”刺耳的金属摩擦声传来，“哐当……”，煤气罐总算落了地。

下外楼梯又是更大的考验。外楼梯一共21级，右边贴墙，左边仅有一根黑粗栏杆。原想着把煤气罐举到栏杆上滑下去，终因力气太小把握不好而作罢。我只能小心地提起煤气罐，放到下一级台阶，而后脚再跟上去……终于蜗行到了楼梯中段，还有10来级台阶，但我已气喘吁吁，累得满头大汗。于是突发奇想：何不在前面拽着出溜下去？欣喜之余，顾不得擦汗，赶紧试试。“咕咚”“乒乓”“扑通”声不绝于耳，速度相当快，最终我狼狈地趴到地上，煤气罐“骨碌碌”滚出老远。哎，还是得脚踏实地啊。

把煤气罐挂上自行车更是个技术活。“二八大杠”要先支好，煤气罐对着车后座。从前大梁上抽出“S+U”形挂钩，一头勾在自行车后座上，另一头勾在煤气罐的把手上。别小瞧这“S+U”形挂钩，它可蕴含着邻居张叔的智慧。

住在四门的张叔是九级车工，家里铺排着琳琅满目的、用边角料制成的小物件：子弹壳制作的精美烛台、钢筋编成的脸盆架、废旧钢锭做的菜刀、空油桶打造的铁簸箕、废尼龙丝团成的洗碗球……他把废物利用得淋漓尽致。作为技术骨干的张叔，在我们单元可都是香饽饽，谁家缺个趁手的家伙都向他求助。张叔来者不拒，一一满足。

我家这个煤气罐挂钩就是他的神来之笔，车间刚好来料，一根黑黢黢的钢筋入了他的慧眼。没有尺寸，仅凭印象，左折右弯，一个“S+U”形挂钩就成型了。把煤气罐挂上，严丝合缝，骑起自行车来也稳当，不用担心过坑洼时的颠簸，不用担心马路牙子的剐蹭……左脚踩在车蹬子上，一片腿，自行车一溜烟儿就没影了。

煤气站在家属区里边，不到10

分钟就到了。掏出液化石油气供应证递给窗口，还要交7元钱。工作人员麻利地收钱、记录、盖章，然后甩给你一张出库单，你就可以凭单挑选心仪的煤气罐了。掂量掂量这个，搬弄搬弄那个，挑一个比较沉的，表面看起来还算干净的，把手焊得比较牢固的煤气罐。回来时要费点劲儿，一路上要往左歪着身子，尽量保持平衡，以免人仰罐翻。到楼下后，我和弟弟“呼哧呼哧”地把煤气罐抬上楼，妈妈照例要求我们擦洗，这时的我俨然一个“甩手掌柜的”，手一背，头一扭，借口去搬自行车而溜之大吉。

20世纪80年代末，哥哥从部队转业，就职于哈尔滨炼油厂。当时他们厂里有一项福利待遇：每月给两罐煤气。这对于我们一家5口来说是天大的利好。毕竟为家里节省了不少开销。那时候，一罐煤气大概能用20多天。这两罐煤气轮番上阵，轻松够用一个多月的。每到月初，哥哥把发下来的煤气票交给妈妈，妈妈赶紧打开一个小铁盒子，里边放着布票、粮票、豆腐票……花花绿绿一大堆。妈妈把这些票子数了又数，捋了又捋，还同时念叨着：“你哥对咱家的贡献大，家里的活你俩多承担些……”有了自己的煤气罐，妈妈擦得更勤了，两个煤气罐在妈妈的精心保养下油光可鉴，通身泛着银灰色的光泽。妈妈还用旧布给煤气罐缝了两件“衣服”。每每下厨房，轻轻拧开开关，随着“嗤”的一声，蓝色的火苗在锅底燃起，幸福的微笑便在妈妈的脸颊上荡漾开来。

每天上学，妈妈会用大号的铝饭盒盛上半盒大碴子，再放些芸豆。盖上盖子，外面套上蓝绿相间的网兜，拎着放到距学校不远的动力车间的蒸汽锅里。中午放学，我和其他同学一样，在蒸汽弥漫的蒸汽锅里取回蒸好的大碴子饭。家属区清一色的半大孩子，清一色地拎着蓝绿相间的网兜，网兜里是清一色的大号铝饭盒，这在当年成了家属区的

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待妈妈中午下班到家后，炒一个菜，就着香喷喷的大碴子饭，一家人吃得津津有味。忽一日，煤气罐点不着了。应该是煤气用光了。这可怎么办？中午可能得干噎饭了。这时，妈妈不慌不忙，先把洋葱切好，又打了几个鸡蛋。我正纳闷，妈妈找来一个大盆，将暖壶里的热水全倒了进去。然后招呼我把煤气罐坐到盆上。不一会儿，煤气罐上就泛起了一层白霜。妈妈拧开阀门，“扑”的一声，竟然点着了。虽然火很小，但是炒个菜还是够用的。妈妈一边往锅里倒油，一边用力地摇晃着煤气罐，不一会儿，厨房里就传来一股爆锅的香味。“妈，我拎着煤气罐还挺沉，咋就没气了呢？”我一边享用着佳肴一边问。“可能里面的残液太多，该倒一倒了。”妈妈说。

晚上，我借着月光悄悄把煤气罐搬到楼下。找了一处安全地方，把煤气罐大头朝下，拧开阀门，“啵……”残液喷涌而出，一股难闻的臭气直冲鼻腔。过了一会，没了声响，我又学着妈妈的样子，使劲儿摇晃了几下，而后用抹布擦干罐口的残液，然后拎回家。

这天早上四点半，我被妈妈从温暖的被窝里招呼起来去换气。但正赶上大雪，没法骑车了，只好用肩扛。临下楼，妈妈还在我肩头垫上一个椅垫。那天，到煤气站的路相当漫长。头顶的飞雪弥漫，耳畔的朔风呼啸，眼前呼出的哈气氤氲，脚下的积雪不时地鸣叫，裹在厚厚棉衣里的瘦弱的躯体不住地颤抖……我不敢歇气，怕没有力气再把煤气罐扛在肩上。只有咬牙坚持，停靠点越来越近，仿佛触手可及……

这就是我关于煤气罐的年少记忆。我很感激煤气罐，在我的青葱岁月给予我生活的磨砺和希冀；我更怀念我的妈妈，她用积极的人生态度，影响着、鞭策着我们，鼓励着我们。

楼下的天然气改造工程如火如荼地进行着。晨光熹微中，煤气罐前，我仿佛又看到妈妈那坚毅且带着微笑的面庞。

## 与您约稿

本版以呈现哈尔滨风情风貌、展现哈尔滨特质魅力、传承哈尔滨城市温度为主，以随笔、散文、杂感等不同文体，对文化多元、风貌独特、底蕴深厚的哈尔滨，作出形象、深刻、诚挚的解读。力求通过这些个性化的民间记录，打捞、梳理出这座城市的记忆碎片和人文脉络。

稿件字数1000-3000字，可配发若干老照片，并注明姓名及联系方式，发至邮箱22354430@qq.com即可。